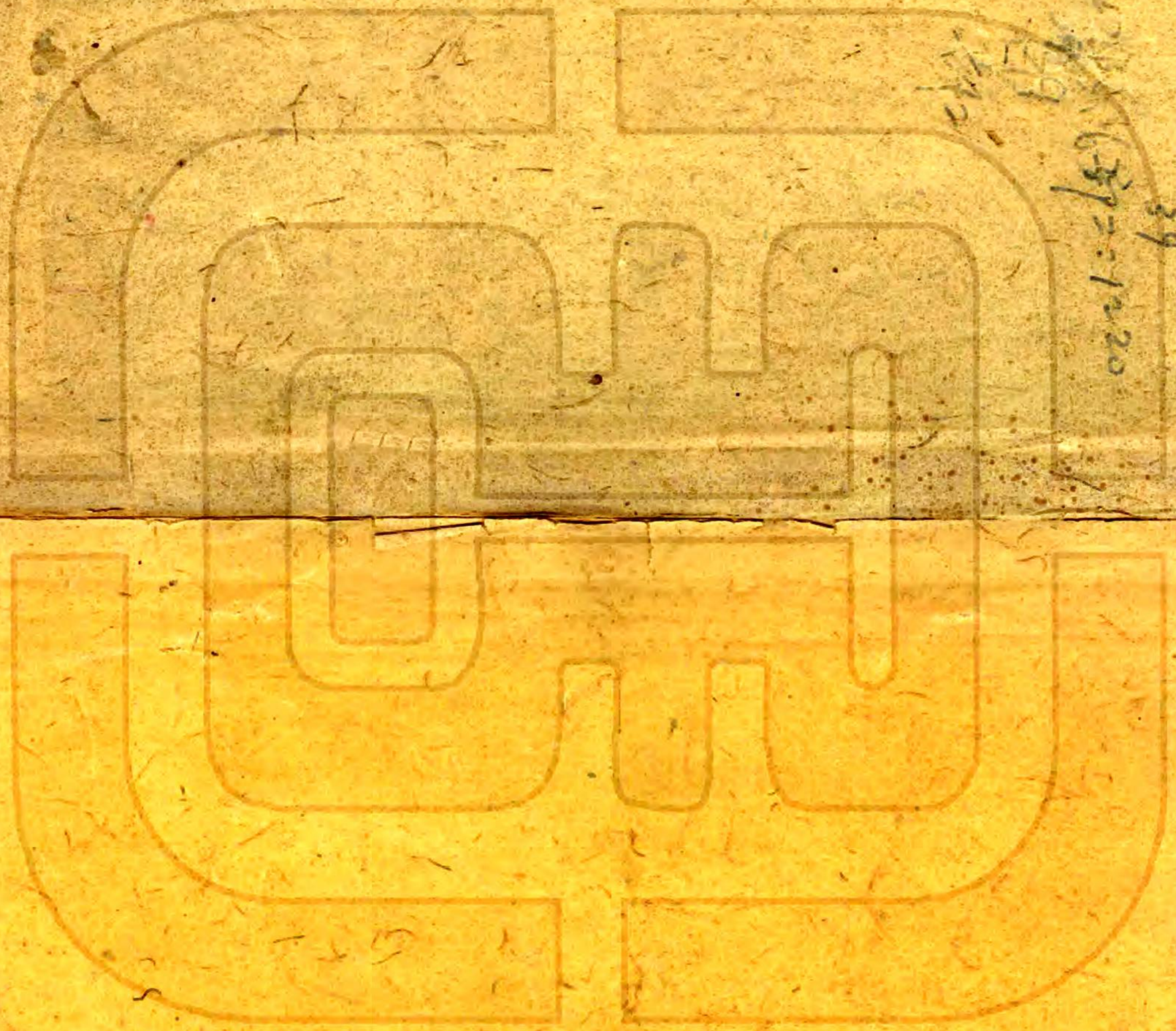
ਸੰਤ ਸਿੰਘ ਸੇਖੋਂ



吉水縣志

光緒元年鐫行

重修吉水縣志序

土地人民政事國之寶也紀是三者不遺不濫乃稱良史縣志特史緒餘耳顧為宰者因革損益酌時之宜於以徵文考獻舍志末由往歲大府檄各府縣輯志曰地理曰建置曰食貨曰學校曰武備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類綱凡十目凡若干示輯志之的使知所從事以備通志采擇不致參差紛歧而或有所鑿嘻其慎也吉水志纂自有明

國朝凡四修長沙周君修後距今五十年閱時匪遥中間事蹟詳略異同傳聞尚不失

實士紳踵而輯之固自易易然任不專則
道謀築室功不勤則玩時愒日惟專且勤
厥事乃集茲志一遵通志義例前已錄上
副本今剞劂將竣士紳索余言為弁余曰
此諸君之力也余何力之有雖然不能無
言吉水久為望縣科名理學文章節義甲

天下士生其地者或出而仕霖雨蒼生或
退老田園整躬飭行務式閭里與前賢後
先輝映以副
國家作人至意非為宰者所厚望乎志之輯
余時與諸君往復商搉洎脫稿校閱數四
喜其綱舉目張罔有遺濫俾後宰覽志獲

攷土地人民政事而知其概則余之兢兢
於此得覩其成亦窃堪自幸也奉檄赴省
揚帆有期宇水仁山心目繫之
欽加運同銜知吉水縣事興業彭際盛謹撰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正月 穀旦

舊序

漢世祖中興披輿圖曰天下不足定也天下易爲定於披輿圖握其要之謂也邑志輿圖之細也覽邑志亦可以定一邑之治矣邑之治曷爲定於覽邑志君子知所激勸而小人是則是傚也是亦握其要之謂也然則邑志輿圖等邑不可無志志不可不修修不可不謹也果矣修而不謹與無修同則亦何所於攷以定治爲也廣不敏濫登先朝乙丑進士第正德丙寅春出知閩之莆田頃以憂歸庚午春復授今邑蚤夜惕厲思與民定吉水之治至秋入覲道邑之符口時廷評羅君惟升在告謂廣曰吾邑宿稱文

吉水縣志

獻舊無志奈何倡而修之甯於子乎無待廣曰吾志也責也逮辛未夏還邑方有事斯舉適隣邑搶攘操金革於戎事者旬之三既而境內僅安乃走幣屈邑之鄉賢達與邑之諸博士集東湖亭輯纂成帙大略取錢文肅公之萃於郡志者以爲張本而校讎實大參曾公爲之詳核實學諭周公輩爲之雖代有廢置而人物升沈一惟自景泰五年始焉而所以激勸則傚之微又自超乎輿論之公之外也不亦庶乎志之修之謹耶蓋風俗正而邑之人知所尚仁賢品而邑之人知所仰貢賦定而邑之人知所輸疆域嚴而邑之人知所棲傚咏適學

校修而邑之人知所教紀載備而邑之人知所因革名宦
錄而我有官者亦知所以自礪焉是則所謂要者顧外是
乎或曰志猶史也春秋示褒貶檮杌記惡今之志類存善
以勸而不錄惡以示戒豈亦一道乎廣曰此亦古人制述
忠厚之遺意也夫存善所以去惡也吾吉水之俗君子好
禮小人畏法皆能知所激勵以相則倣者則斯志之成之
後也邑人覽之將不惟前修是企以定於治乎此固諸公
相與謹修之意也此固廣所云握其要之謂也言訖沈君
偕諸公請曰是可後彭公之作矣遂命梓工鐫之以傳正
德六年辛未知吉水縣事周廣○

編修采輯爲文難矣尙書春秋之簡帙得聖人編采而遂
作經不可見哉太倉周先生充之少有文名登宏治乙丑
進士授知莆田縣事以憂歸正德庚午服除補吉水辛未
政成乃編采縣中事爲志未幾擢監察御史遂持去不及
刻行先生爲御史百餘日以言事忤旨謫官蓋不徒有文
名者矣今上卽位因召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壬午建
元嘉靖陞副使又專勅飭兵九江俄而士有勇而食足器
備徐得留意文字乃函向之志草十卷使來屬芬曰將刻
之其敎之夫作志之意欲以定一邑之治而推之四方推
之天下先生自敎盡之矣其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

酌詳略之當足稱作家則今湖廣左布政使彭君景俊之敘盡之矣予復何言哉且志猶史也後世之史則子長孟堅爲良志列封域山川形勝貢賦猶史記漢書之有地理河渠平準也志列人物名宦猶史記漢書之有世家年表列傳也二子雖多編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西漢故事成書而非盡出於肺腑然世之論文者必曰西漢論西漢之文者必歸諸二子焉則是志也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略之當與夫先生自擬以漢之司空輿地圖而將以定治蓋亦文之蔚然者矣予復何言哉顧吉水爲縣將六百餘年而志之作有待於先生先生作志又

十餘年始重臨茲省得督屬刻之莫非數也予得繫一言於此亦豈偶然哉嘉靖元年壬午進賢舒芬

吉水自昔以文獻稱而邑無志缺典也治邑者豈以其有郡志可考遂忽諸郡志所載九邑之事略而不備備一邑之事不可不自爲志又豈以其非政務所急遂忽諸風俗土地貢賦仁賢凡志之所有皆政務非外是有所謂政者志誠不可以不修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今之爲邑視古子男之國而制地則公侯之國也可無志乎蓋修志即所以爲史也豈苟然哉東吳名進士周君充之始天子簡其治閩之莆既以內艱起乃復侯予邑以介特礪吝

檢以廉恥倡士風以文學飾吏事立嘉石肺石於庭示民以遠罪榜保伍詰捕之法令民知防盜罷不急之工役簡無名之誅求舉墜興廢滌垢滌弊既大臻於治矣明年卽圖修邑之志時方多警諸旁邑多破殘侯乃設方略修守戰之具號於民曰退怯不用命者有軍法在民翕然應皆勇氣百倍寇不敢乘卒保境內無事搶攘之際從容暇裕不廢志事蓋校讎采錄雖有邑之士夫分其任而立類例公去取施文淺皆侯自爲之昔人所謂折衝樽俎之間侯其有焉侯誠有大過人者哉夫天下之事多壞於爲治者不知務不知務故有急其所慢慢其所急者矣今之稱善

治者莫不以刑罰爲急禮教爲慢孰知刑罰急則民傷殘禮教慢則民刻薄由是日甚於亂也若侯之爲治固無所不有然大抵急於禮教如前之云可謂知務也已修志亦禮教之一也使天下之爲邑者皆如侯則何有不治者哉侯博洽宏深在鄉校時聲稱已滿吳越間今誠足以見其所學然則予邑之志非侯不能修予固樂夫自今邑之文獻有足徵而心服侯之所學能見於用如此且以俟夫後之侯予邑者考志以出治必有心侯之心急侯之急者則予邑之治其賴於斯志也不其遠且大哉志爲卷凡十列目十有三曰建置沿革曰疆域曰山川曰風俗曰形勝曰

土産曰公署曰學校曰古蹟曰名宦曰人物曰紀載曰別
集與志事者邑博周君昇司訓莊君榮沈君齡致政大參
曾君煥司訓周君沂周君槐蕭君贊宿儒劉滾庠生曾簡
杜祥劉晅云邑人彭杰撰

十年宰相不如一日縣令而今或不然其說者何也一行
作令如衣敗絮入叢棘中東牽西挂苦不得脫又如風濤
拍天中流失楫顛覆恐不能免蓋今日世事爲多艱矣考
成日嚴文網益密其所以病官者不一十室九空醫瘡剜
肉其所以病民者不一病民民憊病官官憊官憊民憊時
事於是乎多艱當此之際爲長吏者所貴振飭機宜滌除

煩苛以與民更始顧規規焉討故實備紀載似非急於時
務者所爲然余嘗歎近世以文爲仕不以文爲政夫文不載道而行舛於文政不由文而
虛舛於政故儒者出宰一方必先取其方之山川田里戶
口賦役與夫土俗人情詳覽而周知之然後補救可施利
可興害可革生聚教訓可底於有成何取之則亦於志
乎取之吉水之爲邑也仁山宅水爲衣冠文物之區節義
文章甲於天下前此固有志矣然而弗備弗文從來志之
作也必首田賦戶口徭役三者係民生利病爲最大將稽
諸有司則遷代無恆將徵諸胥吏則又皆奸蠹巢窟故先

輩作志以祛吏弊興民利爲諄諄況吉水自鼎革以來寇
兵亟疫先後之間所遭不一戶口日益寡田土日益荒賦
役日益增衆之吏胥飛詭日益巧勢豪有力欺隱日益甚
以今視昔生民之病殆不可言若之何其責有司以取盈
也民既不堪誅求惟有祈流亡之速耳溯余自甲辰理郡
來所獨爲吉水一邑殫盡心力者將近十年乃得清田畝
以公賦役定冊籍以杜飛詭去歲幸荷撫憲董公藩憲劉
公請蠲荒絕而官民之病於是乎始少瘳乃王君思緬之
令茲土也以文學爲吏治施措有方寬嚴並用昔之逃亡
者今盡復業矣昔之通抗者今盡樂輸矣而且豺狼屏跡

而且狐鼠潛跡三四年間新徵帶徵租賦俱完考成前後
皆報最諸上臺且交章而薦剡焉由斯以觀所謂十年宰
相不如一日縣令者今得王君而一雪是言矣茲又以其
公餘蒐討故實重編邑志以備紀載夫攷古人之所以得
則知今人之所以失鑑往事之所由弊則知近事之所由
理茲志也又不徒從事於文已也因取其大而爲之論序
者如此知吉安府事郭景昌
志書者備史書之所未逮也古者輶軒所採太史所陳此
物此志也自封建廢爲郡縣而列土不得自爲史爰有統
志以羅之然野有史稗有乘咸得自爲紀載以備采輯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猶陳詩納賈之遺也閎覽古今盛衰考鏡徠俗得失以及
忠孝節烈禮義文章闡幽發潛使披覽景仰皆有廉恥日
生振興不墜之想故四方之志書興而一代之風俗勵志
所繫若是重且大乎江右山川名勝人物奇杰甲海內而
古今推文獻者吉郡以文江爲最江右以吉郡爲最自江
右而推天下則天下又以文江爲最數百年間上自薦紳
先生下逮販夫遊女無不以吉之人物爲後談余庚戌筮
仕來凡士大夫官斯地過斯地與仰慕斯地者無不欲得
邑志而尙論之奈舊志自正德辛未間猥修成帙越今百
有五十年兵燹中變梨棗燬滅編簡斷落無以應四方之

求余甚亟爲加以民生之哀鴻未集賦斂之瘡痍未瘳牛
馬鞅掌刻無暇晷蒐討徒有意耳壬子之春大中丞董公
潘憲劉公糧憲韓公郡憲郭公憫斯民之倒懸請捐荒絕
奉
大子命大中丞公減從單騎巡行荒壘朝復
命而夕報可百萬黎庶懽呼載道余催科之暇得考究往
蹟一二癸丑又奉
聖天子須修統志之新命省下之郡郡下之邑而余與邑
之鄉先生與青衿諸君子購求散帙裒輯遺書凡山川城
郭廳事祠廟與版圖畝籍修置沿革參考詳訂可次第爲

獨是人物之盛炳炳蔚蔚理學文章忠節經濟有一人而
兼備其長有一事而兼擅其美有委蛇以達道有隱曜以
明心有才大而位卑才不盡顯有節高而遇詘節不必伸
如登泰岱然如笑如滴如牧如睡四時之氣而難以一節
稱因仮古年表例統而列之其大節諸美詳之傳中觀之
者卽震心駭目無不可以縱覽而窺會矣雖然老泉之論
經史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窾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
宿言經史相表裏也余謂史不得志不足以成一代之制
志不合史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則志與史又實相表裏也
志如史史若經非五難三長兼而擅之洵難語此矣余槐

無雕龍談藻之才又乏窺豹論古之識僅爾模畫成書粗
備帳本則不文不賅之咎余甚滋疚也善乎醒齋李太史
之言曰言出於一事一時而百世之是非以之言出於一
地一人而天下之勸懲以之又曰合一統以成書載之遍
志者不得不略卽一邑以成書載之專志者不得不詳教
余實多矣其如簿書俗吏有志而未之竟乎然又强自解
者古人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
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
目前之事或在或疑千不識一至哉言乎楊用修曰觀蜀
中登科錄國初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顯化

倫全璹不知爲何科大魁夫以用修之博學強記而猶云
此則是編之成其以言歷代登科錄或無憾云是役也分
采輯考訂之勞者邑太史李醒齋振裕原任粵東泉司曾
旅菴宏原任遵化縣知縣龍臚先榜候選進士李子和鶴
鳴李幼青次蓮學博豐城游玉壺運開邑廩生曾和卿子
愉生員李長榮也後之君子踵事增華闡揚未及或佐之
史應亦有感於斯者矣康熙十二年癸丑知吉水縣事王

夫一邑之山川澤藪振古如斯也其疆域物產風俗與時
消息也土田賦役官師典禮王制具在也至前賢往哲尤
炳若日星燈燿耳目間也卽不必志或志之亦無事修修
之者將以此中求一時之法戒一邑之利弊政事之先後
緩急舉措之權通變化而併藉以行激揚勸懲之義耳攷
邑志一修於前明正德六年邑令周公廣再修於
國朝康熙十一年四月王公雅當時幾費經營而人猶有
憾者蒐蘿之廣狹採訪之眞贋好惡之公私取舍之平陂
成自一二人之手鍵而爲之資其議端耳夫一人一日之
心卽千萬百世之心也爰有史冊豈盡懸諸國門顧自信
之人必共信之若自信之人不必共信之則與其鍵戶而
茲議毋甯懸諸國門明目張膽猶庶幾榮辱無可逃而勸

懲有所循也憶績初筮仕諭甯夔課讀之暇披閱邑乘頗
多疵蠡不揣謭劣欲稍釐正有沮者而止距今且十稔猶
耿耿於懷也乾隆十一年歲在丙寅績以桂林陳大中丞
榕門夫子薦赴
覲都門越明年銓次得吉水取徑豫楚時中丞移牙建郢
上便道趨謁爲道洪都舊開府地其風土民情政治緩急
感如指掌勖勉之餘示之曰邑諭彭君探國士也子其志
之既視事塵案委積勞如操縑民物凋瘵榛蕪滿目豈見
聞之失實何百餘年而邑之盛衰遂懸殊至斯亟進其賢
豪長者講求盛衰之源併求邑乘以資考證而吏以湮廢

告久乃見之學署則王公所輯也因淪茗披閱指陳商確
彭君曰邑志之廢也且八十年令斯土者有志而未逮屢
矣邑人士將有請今得毋再委乎予適憶甯夔事弁志郢
上之命卽具牘以請既報可悉以其事付之彭君而彭君
亦不獲辭時總筆者則禮部黃世成培山先生也明目張
膽無所假借事必核實理必求當好惡是非與衆共之而
己無與分纂則邑人上官君謨趙君爾璽陳君飛龍周君
定秀李君景暹彭學博令子次君崇理經理校閱則蕭君
尙爵上官君振李生景耀曾生晉郭生紹蕭生採聖曾生
嘉周生揚熙陳生錦周生道曾生大紹羅生夢月周生法

淡解生文明陳生家驄李生林羅生光選郭生大猷李生
景岩趙生發銘劉生錦標廖生士謀劉生謨蕭生浩皆邑
人也矢公矢愼纖微必周始事於乾隆十四年三月閱歲
餘而成得書若干卷凡邑之山川人物古今沿革節義文
章無不燦陳俾後之官斯土者利弊法戒開卷燎然生斯
地者儀型先烈鱗次而興則志之於政教人心豈曰小補
之哉是爲序乾隆十五年庚午知吉水縣事米嘉績

江以南在三代爲遐荒地然吳楚皆崛起稱大國勢淩齊
晉以不恆與乎中國會盟故人物多無徵漢以來乃頗可
考晉之東人物遂與中州埒趙宋以降則四方莫之與京
吉水縣志　舊序　十一
而莫盛於吉安之吉水天下所屈指無二區者也余少時
歷敭鄉邦人物夙知吉水先賢諸公恨不得身涉其墟訪
其遺事及年二十六七往來江中遙望吉水浬渚縈洄重
峯疊嶂秀出天表空羣撲人心謂名人輩出之區其靈境
不虛著而未嘗一賤舟以入其郛郭詳觀其形勝也乾隆
十三年冬同年吉水學博彭君進士上官君遣仵來有明
年修志之約今年春邑侯米明府與邑薦紳諸君復以書
幣交使到則已三月矣至則爲覽其支山相其面勢由東
山而降分而爲二一自北旋而爲學宮一自南旋而爲縣
治夾鑑湖於中北流入於贛江永豐之水繞東山而南出

誠東南山川之奥區也乃披其地圖考其舊志搜諸典籍
列爲總領九曰疆域官師食貨典禮學校選舉人物藝文
外志條爲細目若干分爲卷若干八閱月而藁定分編則
同年上官君謨陳君飛龍周君定秀李君景暹暨學博彭
嗣君崇履而米邑侯與彭學博實考校其成而修飾潤色
之蓋志自康熙十二年邑侯王雅以後至今將八十年而
始續其間民人沐
盛世之恩澤被
至治之休光而田野日闢戶口日滋賦役頻輕禮教之興
士習之正民俗之淳節孝之衆詩文之選一皆詳著惟科

名仕宦稍不及於前代而要之士多自愛而無奔競倖進
之習則未嘗盡反於前人蓋嘗論此地之科名仕宦從來
稱盛究之非僅以科名仕宦爲榮惟其人能無負於科名
仕宦之實爲榮耳夫大魁天下何地蔑有而所謂文信國
王殿撰羅文恭劉樞部諸公者何以獨名重於天下誠以
科名必如吉水始足爲天下重耳蓋當其登進之始已著
難進易退之節如劉文介彭侍講亦皆忠孝耿介牴牾時
權是以身卒不顯豐功未著然則吉水之稱文章節義之
邦良有以也夫志者述先賢以啟後賢者也將以進於王
官而成風俗之書則是非之別宜明而後勸沮之義攸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